

遠方的《小白菜》

訪趙如蘭教授

育有一女的攝影師同事說，不用爭辯，只有母親燒的菜才最合心意。「欣賞音樂很主觀的，猶如吃東西，胃口、習慣從小培養，長大了再吃到這些東西，感覺自然而至，對音樂的反應跟你的社會、文化背景的關係密切」，現年七十六歲、六年前開始任哈佛大學音樂系及東亞文化語文系榮休教授的趙如蘭說。她是著名語言學家及作曲家趙元任的長女。

【譚盾的不是中國音樂】

儘管接觸、學習和研究中國音樂逾七十年，趙教授也為中國音樂下不了定義，「也許要找出真正正正、不會受其他因素影響而創作的地道中國音樂，要在偏僻之處了」。她指出，無論國內、香港的中國人社會，西方音樂已完全透進去，難分難解，她小時候學的「中國」歌謠，豈料數十年後才曉得調子不是中國的，「你要找地道的中國音樂，只好在學校以外的處所」，趙如蘭憶起從孩子們玩耍間學會唱《小白菜》，從備人口中知道《孟姜女》，在十六歲後回到美國定居，由父親向美國人示範中國音樂時，才第一次發現中國音樂是恰如周璇《天涯歌女》的調子，她自付父親一直沒有教她們姊妹唱的原因：「這些曲在中國都是歌女在茶館唱的」。

出自中國人腦袋的就是中國音樂嗎？「我父親、洗星海、黃自都受西方音樂的影響；譚盾抓來不同文化的材料拼在一起，我感覺都不是中國音樂，但唐代音樂不是也湊合其他國度的音樂嗎？就是現在有人故意恢復昔日風俗習慣，但已非完全地道的環境了。」

做的題目」，她謙稱，「就是我知道得太少，一時想不出來」。趙元任說過，「年輕人當有學仰謙懷」，女兒做到了。

促成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音樂課程由選修演變



趙教授和丈夫卞教授愛得細水長流

成博士課程的趙如蘭謙虛得把光榮也歸於父親，目前最少有五本世界名人錄收錄了她的生平，「中國的是因父之名罷；外國的是因為我是哈佛大學的女教授之故罷，那裏女教授的比例只有一成。」

祖籍江蘇的父親趙元任生於一八九二年，活了九十年，這位《教我如何不想他》的作者十七歲便出洋到康乃爾大學王修數學、物理，及後到哈佛讀哲學，二十六歲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十年後開始了中國語言的科學研究，進行實地地方言調查，五十五歲擔任加利福尼亞大學研究生時，更參加過威爾第歌劇《阿伊達》的演出。跟

繼三十年代最早期研究中國音樂的王光圻和四十年代的楊蔭瀏之後，四十年代末開始搞中國音樂的趙如蘭自言，從不至動提出問題，因為很難回答，「從前的比較容易定義為中國音樂，現在或將來的就很不觀了，想，還要看作家的腦袋，而且，也許問題不在是否中國音樂的問題，但這都是可以一

相識了一年便結婚的妻子楊步偉同樣愛好音樂，他愛笛子，學過聲樂、鋼琴，她則深諳昆曲。趙如蘭哼着小曲，回溯跟父親、妹妹、母親常常一起唱歌的情景，父親的影響毋庸贅述，母親呢？「母親受着祖父鼓勵做男孩子也做的事，如念書，更常女扮男裝，有很強的個性，就是當年到日本讀醫科，原因是醫生只有別人來求，你不用求人。她對我們四姊妹從無約束」，趙如蘭記得只有因為一次說謊，「這是第一次給母親打」，她重組當時的情景。

一對熱愛音樂的夫婦，誕下四個女兒，但名字跟音樂沒有多大關係。如蘭是因母親小名與蘭花有關而得來，傳統的；二女新那得名於當時正處新中國，有時代意義；三女萊思出自父親愛玩文字語言，改成萊思思嬌，但名字太長，令女兒總是排在班上的最後，結果，把語音反切出來變成萊思；四女取名小中，由兩歲的萊思決定，「是父母問她的，她就只識得這兩個字，奇怪的」。趙如蘭笑着說，除了她修讀音樂，其餘三個妹妹分別修讀化學、數學（現轉寫偵探小說）和物理，「只有新那跟我的音樂習慣相同，因為到三、四妹妹出生時，家裏沒有鋼琴，父親也沒有工夫跟她們唱歌」。

【富足的學院生活】

她和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宇航學系丈夫卞學鑽教授育有一女，「她跟美國總統克林頓同歲，現任華盛頓政府衛生福利部部長」，卞教授說。他倆相識兩年，大學畢業後結婚，翌年一九四六年誕下孩子，走的路跟她父母的如出一轍，對民族音樂的熱誠有過之，父親的業餘成了她的專業。她未曾中斷著作，培育新一代，「港大的榮鴻曾是我第一個博士學生，中大的余少華是最後一個，香港在研究中國音樂方面，人才最多，國內有北京音樂研究所和上海音樂學院，歐、美也有專家」，但趙如蘭覺得，由中國人做研究更方便，因為中英文都行。

五十多年來，趙如蘭在劍橋和哈佛大學的校舍和圖書館中，自覺豐足度過的，「這裏有來自東西方的音樂會，目不暇給」。

欣賞音樂和生活一樣，很主觀。

【記者：胡欣欣 攝影：黃潤根】